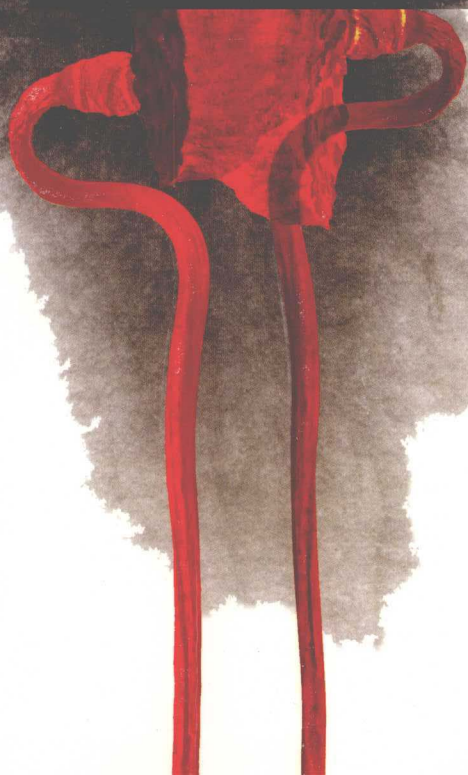


女镇长

林筱聆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林筱聆 著

女镇长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镇长/林筱聆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8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03 - 2

I. ①女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9710 号

女 镇 长

作 者: 林筱聆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0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03 - 2

定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在国家干部系统中，乡镇女领导干部是非常难当的特殊角色。

女人从政，是由不得你太单纯的，那样只会成为一个幼稚的牺牲品。而这，正是那些把你当成对手的人所最乐意看到的。

女人从政，尤其是担当乡镇一把手这样的角色，只要你有责任心，绝对是以牺牲女性特征为最大代价的！

——袁玫

目录

- 第一章 婚姻一点点磨去了女人的棱角 /1
- 第二章 每个人都生活在落差里 /37
- 第三章 茶中有乾坤 /59
- 第四章 得非所要 / 77
- 第五章 外力与内力 /135
- 第六章 人前人后的苦衷 /160
- 第七章 换个角度考虑问题 /178
- 第八章 不祥的预兆 /201
- 第九章 藕断丝不连 /232
- 第十章 暗 斗 / 246
- 第十一章 为情感疗伤 /260
- 第十二章 小妹逃婚 /271
- 第十三章 琴断了，梦碎了 /294

第一章 婚姻一点点磨去了女人的棱角

1

眼前一字排开的三杯酒着实难住了这位温文尔雅的美女副镇长。

喝与不喝都事关大局。喝下去，对得起观众，却对不住自己（酒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）；不喝下去，对得起自己，却对不住观众（叫你来就是要喝酒的，不喝酒你来干什么？）。况且，这些观众都不是一般的观众：镇里的何书记、方镇长，县里分管农业的姚副县长，市水利局的陈副局长，还有他手下的两个科长……

袁玫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的重任。镇里最近在争取一个修建水库的项目资金，少则二三十万元，多则上百万元。这几十万的差距是人为控制的机动空间，给谁都可以，关键要看掌握权力的那方神圣高兴与否。今天，陈副局长代表市水利局来进行现场考察，成与败在此一举。因为并不是自己分管

范围内的业务，今晚的酒宴起先并没她的事。据说是酒至半酣，有人无意中提及现在的乡镇女干部多是能文又能武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很能喝酒。这一提，就很自然把她给带了出来——她可是全县党政领导干部公认的形象代言人。陈副局长一听说这个人就在他今天考察的镇里，便来了兴致，非要见识见识这位美女副镇长不可。知道她轻易不抛头露面，特别是这种酒场，刚才是何书记亲自挂的电话。他在电话中又是公家利益，又是私人感情地“感化”她，后来又索性把电话转给姚副县长接。最后，是姚副县长说的一句“你来一下，跟陈副局长喝一杯，让人家认识一下就可以了”让袁玫再没有推辞的借口。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，不来，就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。于是，本因临时接到会议通知正巧赶在回城路上的袁玫，十点多刚进城就直接来到酒店。

人是来了，可怎么喝却没有电话中所说的那么简单。从在座的格局判断，很明显，只喝一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。到了此时，袁玫才幡然醒悟，接电话时自己忽略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规律：现实生活中，特别是行政体制内的惯用思维，说是一回事，到了做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刚入座，尽管袁玫百般拒绝，三种颜色不同的酒还是不由分说地排在了眼前。橙黄色的洋酒，血红的葡萄酒，透明的白酒，分别用大小不同的杯子装着，供她自由选择。同事多年，大家都知道她不喝啤酒。啤酒带来的胀，是她无论如何消受不了的。她一尺八五的细腰，容不得这种虐待。

“小袁，你自己选一杯，敬一下陈局长吧！”何书记开口，拢住因袁玫的到来而停顿和散开的酒场。人是他叫来的，说

客当然也得他先当。

“嗯！”思忖再三，袁玫端起了洋酒。40度洋酒的烈性介于12度的葡萄酒与52度的白酒之间，他们给的量与白酒等同，所以，选择洋酒应该还是比较理智的。她大概估算了一下，几个市局领导，外加一个副县长敬下来，四杯应该就够了。但她还是怕有人不轻易放过自己，所以，一开场，她就决定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来个约法三章：“我先声明一下，虽然我酒量不行，但我还是要表示出我的诚意。所以，等会儿，我敬一下市局的几位领导，还有姚副县长……”

“来，来，来，先敬陈局长，其他的啰嗦话等会儿再说！”坐在陈副局长旁边的方镇长起身，示意袁玫走过去。

袁玫不好让方镇长在众人面前没面子，只能顺从地走到陈副局长面前。她把握着分寸，动作优雅，说话温婉，逐一跟几个客人敬了酒。而后，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她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，再“先行告退”。刚进来就走，肯定不合适。但此处不宜久留，这一点她也非常清楚。她尽量保持沉默，不想引起大家的注意。

可是，现场唯独的一个漂亮女人怎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？几分钟后，陈副局长端着酒壶和酒杯，斜着身子走过来了。

“来，我敬一下大美女！”陈副局长开始往袁玫的杯中添酒，“来，你刚才敬我一杯，我现在也要敬你一杯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真的喝不了了！”袁玫慌忙起身，一手挡住酒壶，一手拿起自己的酒杯，“我刚才说了就喝四杯的！你们都听到了的！”

袁玫把目光渐次投向了方镇长，何书记，姚副县长……

她看出来，这样一个关系到政府利益的特殊时刻，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难的。

“你刚才敬陈局长，人家陈局长都喝了……现在陈局长回敬你，你怎么可以不喝呢？”陈副局长手下的科长也走了过来，包抄住她的去路。

陈副局长趁机拉住袁玫端着酒杯的右手。她慌忙用左手接过右手的酒杯，右手腕一扭，轻轻甩开他的手，再顺势接过酒壶。“怎敢劳局长大驾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！”

袁玫自觉地给自己加上酒。既然，于情，于理，好像都过意不去，那么，喝就喝吧！何必多费口舌？你们可以定下规则，但喝到最后，我要真喝不下，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并没有求于你们，有求于你们的是何书记，是方镇长……

其实，袁玫不是不能喝酒。只是在潜意识中，她的酒量有个双向调节阀，专门区分公家与私家酒。倘若应对的是工作关系的公家酒，那个调节阀就自动关闭，她的酒量就提不起来；倘若是私人感情的酒，调节阀又自动打开，她的酒量又猛增。但真要拼酒的工作场合她并没经历过，抗拒已成本能。一般工作中的应酬，她几乎不喝酒。最多只是象征性地举杯，碰湿一下嘴唇而已。当领导干部这么多年，她已经基本总结出了规律，工作中，跟比自己官衔低的人喝酒，除非是你自己想喝，否则一般不会有人硬逼着一个女领导喝酒；跟比自己官衔高的人喝酒，只要你不求得到什么好处（比如职位升迁，比如工作调动，比如资金项目扶持），只要你立场坚定，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喝酒，并且一视同仁，一般也不会有人为难你。

可是，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同以往。礼节性地敬完酒后，再一口喝干陈副局长回敬的酒就已经让人找着破绽，他的手下也就一个个地乘虚而入。“局长敬你你要喝，总不能我们小科长敬你，你就不喝了？”“你也不能只跟我们喝，不跟你的领导喝啊！”他们或蛊惑，或激将……袁玫把握着分寸。她知道自己的酒力，这样的洋酒喝上十小杯绝对很轻松。既然轻松，她也不喜欢矫揉造作地推来推去。但十杯之上，真要有人再往下逼酒，她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即使撕破脸，“对不起，恕难从命！”这是表面的她将会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，而心底的她早已三番五次地站出来说话了：我再能喝，也不是跟你们喝的！只有在私人场合，在自己人面前，我才会放开了喝！女人是万万不能在这种公众场合喝醉的。男人喝醉，即使出再大的丑态也不要紧，首先是他们自己承受得了，其次是社会也会宽容他们。而女人就不行了。女人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！是啊，不能喝就别逞能啊！女人喝酒也有苦衷，可有谁会在乎呢？

方镇长也站到了对方的立场，使着劲劝酒，所幸何书记看出了端倪，站出来圆场：“小袁今天确实也喝了很多杯，她以前从没这么喝过的……我有个建议，等会儿，谁再要跟小袁喝，她不喝可以，但要罚歌一首！或者伴舞一曲！”

众人呼应。袁玫也没理由不答应。比起喝酒，唱歌于她更是小菜一碟了。幼师毕业的她，能歌善舞，通俗、民族，什么样的歌曲她都可以游刃有余。只是，今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场合，让她浑身不对劲。自己怎么成了花瓶？成了陪唱女？成了舞女？这么耗下去还有完没完？

袁玫不愿再这样作践自己。她礼节性地献上一首《青藏高原》后，又陪陈副局长跳了段舞，而后，假装接电话，边听边走出包厢。这种紧急性撤退是她的看家本领，屡试不爽。

刚走到电梯口，袁玫就碰上一个初中同学，那人非常好奇地问：“咦，你们夫妻俩怎么进了同家酒店却各赶各的场啊？胡成看来喝得有些状况，刚才……你还是去看看吧！”

胡成还在这酒店？中午跟他通电话，他就在喝酒，都八九个小时了，他还在喝？袁玫不敢相信。

2

袁玫试着推开了918KTV包厢。刚跨进门去，一脚就踩在一堆又黏又滑的呕吐物上。她的右脚随着往前滑，重心顿时失衡，身体往后仰，双手不由自主地在空中慌乱地摇摆。幸亏身体比较轻盈，狼狈的她及时调整重心，在即将倒下的瞬间好不容易撑着墙站住了。屋内一阵烟雾缭绕，她几乎睁不开眼睛。呛人的烟草味混合着刺鼻的酒精味，低劣的香水味夹杂着粉底香，浓稠的气味几乎堵塞了鼻孔，让人无法呼吸。袁玫条件反射地一手捂住口和鼻，一手在空中扬了扬，试图扫出一片清新。

“胡成，胡成，小袁来了！”有人往一旁角落里招呼着胡成。

循着那人的招呼，袁玫这才看到，胡成歪歪扭扭地站在墙角，一手搂着一个小姐，脑袋歪靠在小姐身上。

“来，来，来，每人100元！”胡成腾出手，从西装口袋里

掏出一沓钞票，开始给每个小姐发小费。发完身边的，又晃荡到其他小姐身边。他的眼睛只打开一条小缝。

袁玫站在胡成的背后。她站成一尊石雕。清冽。冷峻。不语。看着他的俗世俗人俗举。

有人使劲朝着胡成努嘴，有人甚至拽起他的袖子。胡成胡乱地摆手，依然醉在酒里。

“胡成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！”石雕愤怒了。袁玫拉住胡成的手臂往外拽。

“本地的？本地的200元！”胡成往前跌了一步。一听是本地的口音，他头也不回就掏出两张百元钞票，转身往袁玫的胸口塞。

袁玫被狠命地撞了一下。玉石雕铸，难耐如此剧烈的撞击。羞恼。愤怒。屈辱。她胸腔内涌动起一阵强似一阵的岩浆。她想忍，可是忍无可忍。她拨开胡成的手，一把抓过那两张百元钞票使劲甩在了胡成的脸上。手刚收回到一半，醉眼迷蒙的胡成半眯着眼睛又抓住了她的手。

轻浮的笑。幸灾乐祸的笑。窃窃私语的笑。外力的作用打开了岩浆的缺口，喷薄而出。袁玫用力抽回自己的手。胡成却不放。她再用力。抽伴着甩，竟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。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岩浆流尽，只剩僵硬的雕像的躯壳。她摇摇欲坠，一手搭在自己额头上，趑趄起趑了几步。

“谁，谁他妈的敢打我？”胡成摸了把脸，使劲正了正身子，始终处于半眯状态的眼睛东瞧西看了一番。被酒精拖住了重心，他的脚步随着脑袋的转动左右颠簸，“谁，谁呀，怎么他妈的不说话？”

所有的声息瞬间凝固。空气被压缩得几近极点，任何一丝碰撞都足以擦出燃烧的火光。

石雕被压碎，坍塌，一地碎石。碎成一点点晃眼的白，碎成一阵阵逼人的寒意。袁玫打了个冷战，嘴唇难以自持地剧烈抖动。她握紧手中的拳头，扭头就要冲出房门。

“小袁，小袁，你不要这样，胡成，胡成，他喝醉了！”有人拉住了袁玫的手，试着劝说，“难得几个老朋友聚在一块儿，胡成也很少这样的……”

难得几个老朋友聚在一块儿？天啊，还难得？这几年，你们聚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吗？胡成很少这样？只怕是我没见到的比这个还要厉害得多吧？袁玫用大大的眼睛瞪了一下那人，想说的话终究没说出口。人前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，她还在维护胡成的面子。

袁玫挣脱了那人的手，“砰”的一声摔门而出。

冷风吹来，袁玫紧了紧身上的大衣。已是午夜十二点多，大街上一片冷清。她漫无目的地走，脸上一阵冰凉。一摸，一脸泪水早已在寒风中失却了温度。跌跌撞撞地走出一段路程，她才猛然发现，自己正惯性地往家走。回自己的家？不，不能这么狼狈地回去！不能如此视若无睹地纵容他！袁玫收住脚步，下意识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。回娘家？不！别再让父母跟着受气了！当初，他们坚决反对我们的婚事，而今，他们却希望我们好。路是自己选择的，与其让更多的人来分担，不如让自己一个人承受。她下意识地选择了过桥，却不知道自已该往哪儿走……酒啊酒，你难道把我害得还不够吗？你还要害我到什么时候？

如果不是因为酒，袁玫不可能嫁给胡成。

幼师毕业后，袁玫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在东关乡妇联。胡成也在这个乡，是司法办的小办事员。刚满20岁的她有如水芙蓉，除了皮肤不够白皙外，164厘米的身高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长长的披肩发，柔情似水的目光，让她很快就成为年轻男同事瞩目的焦点。很多小伙子左权衡右掂量，没有了追求的勇气，只有胡成单枪匹马开始了勇往直前的追求。90年代初，论家境，胡成自然是首选。他家也在城关，有房有店面，又是家中独子；论身高和长相，173厘米的他也算是一表人才，甚至是玉树临风。可不知为何，她总觉得职校毕业的他，身上缺少一种自己喜欢的气质。他的一表人才只停留在表面的一层纸上，禁不起琢磨。所以，对于胡成的穷追不舍，她只报以冷漠。她把热情投给了另一个年轻人——时任乡团委书记的于洋。虽然于洋一直不动声色，但她可以感觉到他不动声色下的好感。与胡成正好相反，于洋家境不好，长相也一般。他比袁玫大两岁，大学本科学历，170厘米的身高，长得斯文秀气，甚至还带点学生的憨态。但他才华横溢，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更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，在全县十几个团委书记中屈指可数。那一年，县委办正在对他进行全面考核，有意把他往城里调。

还没做好思想准备，正式调令就下来了，袁玫的担忧也陡然而生：此去城关，他将会碰上多少比自己优秀的女孩……他从来没有给过承诺，他甚至什么都没说过……她不敢往下想，也不敢说。

调令下来的那天晚上，几个年轻人相约于于洋钱行。原

本滴酒不沾的袁玫怀着满腹心事，喝下一杯又一杯的白酒。酒过半巡，她已经不省人事，胡成自告奋勇担当起“护花使者”。刚开始，她还几次避让他搀在腋下的手，可是，再后来的情形她就浑然不知了。第二天醒来，他已经睡在她身边，而她也再非女儿身。她的人生到这里就这样急急地拐了个弯。她不拆看于洋寄来的信，一封又一封信全部烧毁，彻底断绝与他的联系……一个月后，胡成对外宣布了他们的婚事，单位里的人这才知道她与于洋已经是覆水难收。

结婚后，他们把家安在了乡政府。没有爱情的滋润，婚姻的滋味总是不咸不淡。相夫，教女，袁玫原本以为生活的列车就是按照这样一条既定的轨道前行。四年前，列车戏剧性地转轨。因为全县加强乡镇女领导干部职数配置的需要，袁玫意外地获得提拔，调任黎冬镇副镇长。一心想当领导的胡成，却意外地败走麦城，只被调到离县城比较近的柳城镇，继续当司法所的小科员。权衡再三，她把女儿托付给了父母，从此，一家三口分居三地。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，一肚子怨气的胡成在新单位开始了“新”生活。作为最底层的国家干部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乡镇干部想要天天买醉是很有机会的。同在东关乡时，好歹在她的眼皮底下，他多少有些收敛。到了柳城镇，鞭长莫及，眼见着他挺拔的身材被越挺越大的啤酒肚所替代，她屡次劝解，但收效甚微。她只知道他把太多的青春挥霍在酒场上，却没想到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……

难道他姓胡的真要这么自甘堕落地胡来？要喝酒我也有机会啊，可我推掉了多少？袁玫越想越气。知道她有一副鸟

莺莺啼的好嗓子，知道她有幼师几年的舞蹈功底，刚当上副镇长时，大凡单位有什么接待任务，书记、镇长总喜欢招呼上她。几经推脱，总难免还有一些推脱不掉的应酬。每次知道她去应酬，他总要变着花样地三盘五问。即使她保证不喝酒，席间他也还会接二连三地来电催促她退场。这么多年，她一直是能避则避，能逃则逃，尽量减少、缩短酒场上的工作应酬。而他呢？连无关紧要的酒也喝得这么起劲！他一直在放纵着自己！在严管妻子的基础上他加倍地放纵着自己！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不，不，我绝不能回去！不回去！可是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不知不觉地一抬头，她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大姐袁谨家楼下。算了，去大姐家吧！

3

“要我说，你干吗去管他？”从睡眠中被叫醒的袁谨接连打了几个哈欠，似是而非地听袁玫讲完那些不堪入目的场面后，起身为她倒了杯水，递了条毛巾。袁谨拿起桌上的一盒香烟，抽出一根在烟盒上敲了敲，“男人嘛，要玩就让他去玩！要我说啊，也难怪他会心理不平衡，自己没提拔上，老婆倒比自己高了一个级别，换了谁谁心里都会憋气。现在人前人后，人家怎么介绍？这位就是袁副镇长的爱人？谁心里会舒服？不舒服还能不找个途径发泄一下？”

“大姐！你这什么谬论啊？凭什么就一定要男人比女人强啊？这是哪国法律规定的？夫贵妻荣，子贵母荣，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接受一下妻贵夫荣？再说，我一个小小副镇长连个

芝麻绿豆官都还不是，他用得着一一直这样子跟我怄气吗？有气也早该怄完了！”袁玫瞪大眼睛看着袁谨，目光中流露出陌生与惊讶，“你看看他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整天就沉迷于酒场，不思进取，不是喝酒就是泡小姐，这算什么呀！就他这样，还想提拔？不被开除干部队伍就已经很不错了！”

“你这不是说酒话吗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！这就是男人所谓的尊严！”袁谨深吸了一口烟道，“你也别太小心眼了！他玩他的，咱也可以玩咱的！只要不危及到婚姻就可以……谁还稀罕谁啊？”

“我这是小心眼吗？”袁玫没法接受大姐的说法和她全然不当一回事的语气，“他一个国家干部啊，这跟流氓地痞又有什么区别？……他玩他的？我玩我的？我玩什么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

“对了，所以就要看你日子还过不过了！”袁谨长长地吐了几个烟圈，“还要过下去，你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真要跟他闹僵，也就别过了！不过我觉得，胡成还是很爱你的！”

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姐，你是谁的姐啊，你怎么会向着他呀？”袁玫看着自己的大姐，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

从袁玫记事开始，大她四岁的大姐就一直是她的保护神。上学，是大姐带；有人欺负她，是牛高马大的大姐为她遮风挡雨；碰上下雨天，大姐会先冒雨跑回家再给她送去雨伞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大姐还为她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持。其实，很多人早在少年时期就埋下了长大后的择业性倾向。大姐从小学五年级开始，就懂得利用暑假和寒假，在自己家门口摆